

关注 2025
南国书香节

文明互鉴，第一等好事是读书

8月15日，2025南国书香节在广州开幕，海内外名家汇聚，阵容创历届规模之最，高品质文化活动同比增加22%。连日来，书香节为初秋的羊城带来了一场场阅读嘉年华……

32岁的南国书香节“新流量密码”何在？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中国出版集团首次携旗下23家“国字号”出版社整体亮相，1500多家境内外出版机构带来近50万种出版物与文创产品……

32年发展积淀，南国书香节如何实现从区域书展到“文化嘉年华+产业交易场”的蝶变？如何引领出版业撬动“冰山下”的广阔全球市场？

从“行李箱读者”到“扫码预售”背后的逻辑

步入南国书香节广交会主会场，各大展区人流如织，有的读者手推行李箱，肩挎帆布包，在各个书展间穿梭流连，除了买到自己喜欢的书籍，还特意带来了格非、戴建业等名家的作品，收集他们的亲笔签名。

高涨的文化消费热情背后，是南国书香节对读者需求的精准捕捉——全场打折优惠，叠加满减、赠礼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直接作用于市场端，精准刺激消费，又以“名家签售”“限量首发”等稀缺性活动制造消费动力。

国际展区的“Forth Coming”预售模式是今年南国书香节的一大创新亮点。中华商贸将“先下单后发货”的电商逻辑引入南国书香节，读者可以在现场扫码预订尚未进口的海外新书。

承办国际品牌出版馆、国际绘本馆、港澳馆的中华商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元向记者介绍：“因为国际出版风险成本相对较高，有时进口图书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进货多了可能卖不出去，进货少了可能想买的人买不

到。这种预售就能较好地降低风险。”

电商将“先下单后发货”的逻辑搬进图书销售现场，不仅用“扫码”把线下注意力瞬时转化为线上销量，还解决了传统书展“看得到买不到”的痛点，同时让出版社在图书正式上市前就完成了首轮市场验证与资金回笼。

“走出去”“引进来”，打造出版业的“广交会”

对读者而言，南国书香节像是“文化嘉年华”，是久违的“精神赶集”；对参展商而言，今年的南国书香节更像一场汇聚优质出版资源的“广交会”，一个“产业交易场”。

本届南国书香节聚拢盘活全球优质出版资源，正以强大的磁吸效应，成为连接全球出版业的超级枢纽。“阅·世界”国际文化展厅规模创历届之最，汇聚港澳台及全球上千家主流出版社的2万余种图书。

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书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禹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思考：“我们注意到，国际出版机构和创作者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展示窗口的意愿十分强烈，他们更多地南国书香节视为呈现多元文化展品、进行深度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图书销售的渠道。”

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鸣涛对于今年的国际化实践，提醒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今年国际化实践

采取的是双向对话与赋能机制。主会场组织‘粤版图书走出去’签约仪式，同步展出粤版精品和经典海外版图书，推动中国IP通过版权贸易进入全球市场，融入全球知识版图。”

蒋鸣涛表示，南国书香节依托港澳台独特地缘优势，为版权贸易、跨国合作与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未来计划将在全方位链接全球文化资源上持续发力，与博洛尼亚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书展建立合作长效机制，将南国书香节打造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世界文明‘引进来’的重要平台。”

改变旧模式，书写“以文兴业”的湾区样本

漫步南国书香节现场，记者敏锐观察到各大展区的一处共性：文化体验、文创销售等文化服务区面积占比远高于图书展销面积占比。

这一细节折射出出版业的转型风向：南国书香节正推动行业打破“编—印—发”的传统闭环，改变“产品形式、盈利模式、服务能力”的单一模式。以书为媒，撬动产业跨界融合，搭建起由单一图书销售转向以版权内容为核心、多元文化服务协同的融合型盈利模式。图书销售的盈利模式只是出版业市场露出海面，“冰山一角”，通过产业协同构建新业态的“冰山下”的广阔市场亟待挖掘。

对此，宋禹点明了今年南国书香节的一大亮点，即“文化+”的深度融合。南国书香节突破传统书展的边界，将图书与科技、文创、非遗、美食、



2025南国书香节现场人头涌涌 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摄

艺术表演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羊城书展作为核心展馆，今年以“在书城 阅山海”为主题，汇聚28家出版单位、41家多元业态参展单位。“跟着书本来旅行”展区构建文创、文旅、研学三位一体空间，发布“带您读懂广州五脉”主题路线；IP授权创新示范区通过数字化场景演绎传统文化。这些在南国书香节现场的创新实践印证了出版业的转型新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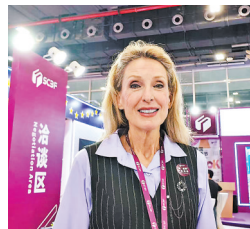
在“智取未来：科技重塑世界出版新生态”论坛上，中信出版集团首席专家乔卫兵对出版业未来提出了他的思考：“出版业的困境本质上是工业时代传统模式与数字时代需求的错位。未来的出路可能在于重新定义‘书’的价值——从单纯的内容载体转向综合知识服务或体验产品。”

32年磨一剑，今年的南国书香节化茧成蝶，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出版人、作家、读者的“精神之桥”。“创新办节，诚心办展”，这就是南国书香节的“流量密码”，以及持续领跑的“销量密码”。期待这场国际化的文化盛宴，为全民阅读热潮交出“硬核成绩单”，持续书写“以文兴业”的湾区样本。

海外作家



埃及汉学家哈赛宁



美国作家文德琳



美国作家龙安志

哈赛宁：让阿拉伯读者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文化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刘泳希

“我早就听说过南国书香节，也熟悉不少广东、香港作家，比如金庸。”

来自埃及的汉学家哈赛宁，今年首次走进南国书香节。他已将30余部中国图书译成阿拉伯语，其中包括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经典之作。“在阿拉伯世界，一提到莫言，大家就会想到我！”他笑着说。

哈赛宁认为，随着中国书籍“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而南国书香节正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它不仅能让外国图书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也能帮助中国图书更好地走向世界。”

他在北京语言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其间学到了许多中国文学家的创作方法，并深入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哈赛宁说，这些被他翻译成阿语的中国文学作品，让阿拉伯读者有了更多机会去了解中国文化。

谈及为何与中国结缘，哈赛宁回忆道，他出生在埃及南方的艾斯尤特省，从小就受到浓厚历史氛围的熏陶。他了解到，中国和埃及一样，都是文明古国，于是很便萌生了学习中国汉字的愿望。考上大学后，他的第一志愿就是中文专业，希望了解汉字的故事以及汉字背后蕴藏的中华文化。

文德琳：喜欢南国书香节的国际氛围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刘泳希

美国作家、《怦然心动》作者文德琳一见到热情的广州读者，她几乎哽咽：“跨越大半个地球见到中国书迷，我真的很感动。”

她说，自己的作品走遍世界，在中国收获了许多共鸣。“书籍能把人们连接在一起。文学太重要了，它不仅让我们看到别人是怎样生活的，也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心有灵犀。”她笑着补充道，“我尤其喜欢南国书香节的国际氛围，它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开阔了视野，也让人发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

谈到广州，她用三个词来形容：智

能、热情、时尚。抵达广州后，她先后参观了陈家祠、广州大剧院等经典地标。走进广州大剧院大厅时，流畅的建筑线条让她眼前一亮：“真的非常时髦！”

而在广州老城区的陈家祠，她被岭南建筑的精美细节和背后的家族故事吸引。“看到清朝的陈家作为一个大家族，如何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让我想到《怦然心动》里主人公朱莉的家庭，他们同样在互相扶持中渡过难关。”

“无论是书籍，还是历史古迹，都会让我们发现文化中共通的部分，激发出彼此的共鸣。”文德琳说。

龙安志：中国功夫具有强大的软性力量

文/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图/受访者提供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美国作家龙安志在他的新书《九龙门：寻找功夫》分享活动中，表达了他对“功夫”一词的理解：中国功夫蕴含着重要的中国哲学——包容。“这是世界最应该向中国学习的智慧。”

《九龙门：寻找功夫》记录了龙安志多年来寻找功夫之旅。在龙安志看来，中国功夫练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练思维、练看问题的方式。“练身更练心，我们在武术里学到的思维，可以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谈生意、经营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

他表示，中国功夫和西方搏击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功夫的核心并非对抗和输赢，而是“不让你打倒我”。这种不同，也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的很多方面。他分析道：“西方习惯‘二元论’，而中国

功夫的阴阳哲学强调包容与调和。”这种价值观也体现在中国外交中——通过“以和为贵”的思想寻求平和、解决冲突。

1981年，龙安志通过交换学习的方式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到访北京，后在南开大学学习。回顾初到中国的经历，他感慨粮票时代的物质紧缺，但同时又被中国丰富的文化所震撼。“现在，中国的多项技术全球领先，就拿清洁能源来说，那时候没人能想象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绿色能源技术输出国。”

龙安志表示，中国功夫对于外国人而言，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早年前，外国人通过李小龙、成龙的电影了解功夫，现在越来越多外国人亲自来中国学武术，并将功夫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这种趋势体现出，中国功夫具有强大的软性力量，让外国人更容易接近。”

梁晓声：书店的存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象征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娇娇 梁善茵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相对于到实体书店购书，人们更倾向于网购书这一现象？

梁晓声：现在不只是实体书店，像金店、服装店等实体店都比以往萧条了。这让我反思，在14亿人口的中国，网购究竟是利大、弊大，还是“双刃剑”？网购方便我们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诸多领域的实体店。

一家人一起逛书店、服装店，这曾是规定性的生活因素，如今却逐

渐消失了。我们的生活变得和从前不一样，很难说这种变化是好是坏。现在的实体书店，大部分已经不再单纯卖书，很多场地用来卖文创产品，或是变成咖啡馆、西点店，真正买书的人并不多，因为网上买书折扣更高。

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几代人记忆中的书店不存在了，一座城市里，各种吃穿住行的实体店都在，唯独没有了书店，会显得很奇怪。因为书

店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个元素，是一种象征，它只要存在，就会吸引来逛书店的人。

羊城晚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东莞有11万“素人”在进行写作，他们的作品大多发布在网络上，您怎么看待当下的“素人作家”？

梁晓声：如果说100个人进行创作，我会觉得这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但当人数达到11万，大概率会“卷”起来，结果就是有人选择退出，也



作家梁晓声

有人能够脱颖而出。我们就祝福那些胜出的人吧。

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很正常。我注意到，现在很多电视剧都是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其中古装剧占比很大。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了大众休闲的需求，而且创作者也借此解决了生活问题，这是很好的事情。



作家格非

以完全取代，不需要作家完成。

我认为文学家在今天唯一无法被AI覆盖的是生活体验。因为你的生活与任何人都不同，所以不可能复制出完全相同的家庭、生长环境和命运。因此你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需要承受的命运，这样你的创作自然就显示出与别人的不同，这是你创作的核心。我认为个人经验在今天应该被重新认识。

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其实更习惯躲在书斋里阅读、写作。他的新书《云朵的道路》收录了10篇随笔，从解读《包法利夫人》《伊凡·伊里奇之死》《左传》等文学经典出发，畅谈生活体悟与文学真知，深入思索当下时代的困惑。

羊城晚报：您此前最鲜明的标签是“先锋作家”。在您看来，今天是否有必要重提先锋文学？

格非：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先锋文学或者现代主义文学；第二个概念是

先锋性，这是永远需要的。无论哪个时代，我们的文学都需要先锋性。先锋文学中出现的某些技法和技巧，我们可能认为它的对立面是现实主义文学，规规矩矩讲故事的文学。实际上，现代先锋文学里有很多因素，例如，一些重要的技法在荷马史诗中就出现了，到《堂·吉珂德》里面仍然有很多拓展，一直在变化。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作家不一定要回到先锋文学，但要重视文学作品的先锋性。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前的媒体环境对文学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格非：作家和写作者需要清楚文学写作与媒体写作不同。我认为很多作家在忘记这个问题后，认为文学创作与媒体创作没有区别，因此他们更多地求助于媒体信息进行创作，这是完全荒谬的行为。

写作动机必须从内在和自身经验出发。尤其在AI时代，许多事物都可以依靠技术和人工智能来完成综合和分类。作为一个写作者，你的立足点在哪里？你的知识和社会信息不可能超过AI。完全依据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没有前途，这样的创作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

戴建业：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图/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8月16日，在别开生面的风趣开场合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戴建业教授携新书《戴老师高能宋词课》做客南国书香节，带来一场题为“宋词的风情与风韵”的专题讲座。

谈到宋词，戴建业认为首先要讲宋朝的文化环境。“说到学术，看汉宋；说到文学，看唐宋；说到文化，看宋元”，宋朝

的文化高度引人注目，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理学与文学也非常繁盛。但与经济文化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事上的软弱无能。“唐诗是开拓边疆的勇武，宋词是兵临城下的哀嚎”，戴建业总结道。

戴建业指出，南北宋版图不断退缩，导致宋代文词都变得内敛，不断强调文化的优越性。在这种背景下，出

现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存天理，灭人欲”理念。过分严厉的道德主义对宋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道德要求下，“宋代文人把阳光底下能说的话，把国家大义济世情怀，都写在文章里；把小家私话个人情感写在词作里”，所以他们的词作最真切最真实，饱含词人的真情实感，直击人心。



戴建业教授